

人文經典新讀

中和出版
OPEN PAGE

談美書簡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朱光潛 / 著

作者簡介

朱光潛

1897—1986，筆名孟實，安徽桐城人，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翻譯家，是我國現代美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1922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1925年留學英國愛丁堡大學，致力於文學、心理學與哲學的學習研究，後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北京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等院校教授。參與籌辦《文學雜誌》，並任主編。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全國美學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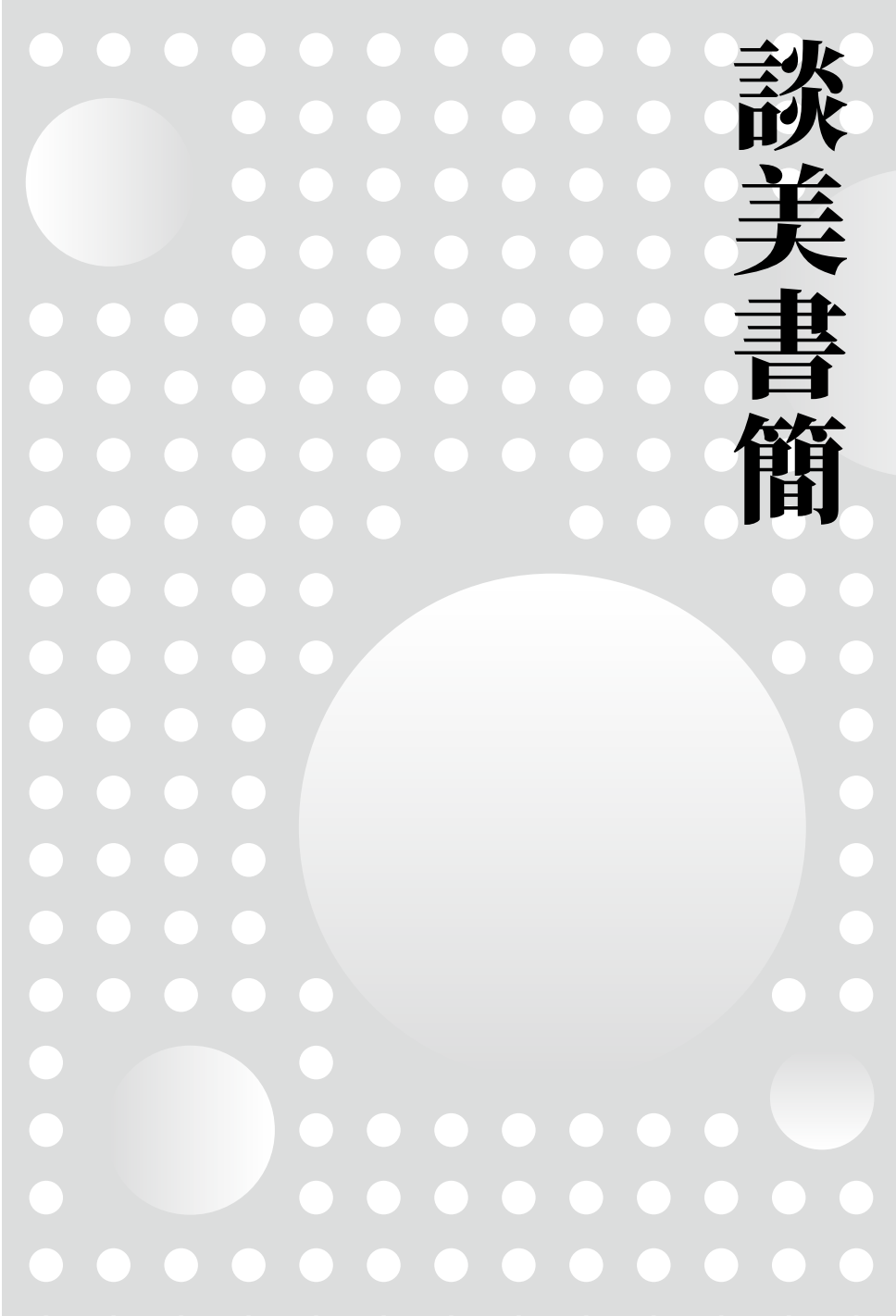
朱光潛先生學貫中西，一生著譯宏富。著有《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美》、《文藝心理學》、《詩論》、《西方美學史》等；譯有《歌德談話錄》、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萊辛的《拉奧孔》、黑格爾的《美學》、克羅齊的《美學原理》、維科的《新科學》等；有《朱光潛全集》（20卷）行世。

總目錄

談美書簡 ...1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147

談美書簡



美學這塊小書園
舊年心血的經營
異皆有幸重遊目
是蘭桂園是柳樓
長江接浪攬前浪
翻新自有後來人

自題談美書簡

孟夏

八十有月初四

語重心長的美學諍言

1960年北京大學成立了我國第一個美學教研室，我有幸成為朱光潛先生的助教，長期在他的身邊工作和學習。現在北京出版社即將重新出版朱光潛先生的《談美書簡》，希望我寫一篇前言，我覺得義不容辭，很愉快地接受了。我願和廣大讀者一道，來重溫朱先生的美學思想和諄諄教誨。

朱光潛（1897—1986），安徽桐城人，畢生從事教育事業和美學研究，是我國現代著名的美學家、文藝理論家和教育家，學界親切地稱他為「美學一代宗師」和「美學老人」。他學貫中西，著譯宏富，不但翻譯、介紹了大量西方美學名著，如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萊辛的《拉奧孔》、黑格爾的《美學》、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克羅齊的《美學原理》以及維科的《新科學》等等，在溝通中西美學方面起到了橋樑作用，而且在融合中西美學，探索中國傳統美學現代化的過程中，創造了自己獨具特色的美學體系。可以這麼說，今天，要想推進中國美學的發展，任何人都不可能繞過他。

《談美書簡》是朱先生八十二歲高齡的暮年之作，初版於1980年。這是一本小書，總共只有七八萬字，由十三封書信結集而成，文字通俗曉暢，生動風趣，讀來親切自然，發人深省。朱先生說，他寫這本書是「給來信未覆的朋友們作一次總的回答」。就中，朱先生針對美學界以至整個學術界多年來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所造成的學風上的種種流弊，重新探討了一系列長期爭論不休的關鍵性的美學問題，藉此清理了一生的美學思想，並通過回顧自己的學術道路，提供了許多治學為人的寶貴經驗。因此，這不是一本普通的小書，而是一位美學老人追求真理的寶貴成果，是對後輩學人語重心長的美學諍言。

朱光潛先生享年八十九歲，在新舊社會交替中，他嚮往光明，走過漫長的艱難而曲折的道路。早在新中國成立前，朱先生就已經是一個名揚四海的美學家，他的《文藝心理學》、《談美》和《詩論》等著作，在廣大青年中很受歡迎，產生過巨大的影響。當時，作為愛國的知識分子，他不滿黑暗現實，幻想以文化教育救國興邦，提倡「淨化人心」、「美化人生」和「人生的藝術化」，就世界觀說，他是康德、尼采、克羅齊唯心主義的信徒。新中國成立後，他通過自我批判和艱苦的學術實踐，終於轉變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記得作家冰心女士在聽到朱先生逝世的消息時說：「他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作為真正的學者，朱光潛先生給人最突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一生不斷地追求真理，並且敢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我國開展了一場美學大討論，這場討論自始至終都是以朱光潛先生為靶子，實際上是對朱先生美學思想的一場大批判。在這場大批判的高壓下，朱先生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他一面進行自我批判，一面積極地投入了討論。當他以相知恨晚的心情表示要進一步學習馬列主義的時候，有人卻擺出「假洋鬼子」的姿態，說甚麼「朱某某不配學馬列主義」。但他毫不示弱，實事求是，既不隱瞞和迴避過去的錯誤，也不輕易接受不正確的批判，他暗自下定決心：「我就學給你看」，並根據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認識，有來必往，無批不辯，在鬥爭中學習。或許，朱先生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是被動的，但轉變學術立場之後，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鑽研變得自覺而真誠，特別是經歷「文化大革命」之後，他更把「弄通馬克思主義」看作是關係到我們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大事，把鑽研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作為自己工作的重心。在《談美書簡》中，他說：「柏拉圖、康德、黑格爾和克羅齊這些唯心主義的美學大師統治了我前大半生的思想……不過有一點我現在是確信不疑的，這就是：研究美學如果不弄通馬克思主義，那就會走入死胡同。」

在學習過程中，他從不滿足於現有的中文譯本。凡讀不懂的，總要找來德文原本，並參照俄、英、法文多種譯本反覆核校；凡發現譯文有錯誤或欠妥處都作出詳細的讀書筆記，提出校改意見，有的甚至重新翻譯並給予詮釋。《審美書簡》和另一本著作《美學拾穗集》都是在鑽研馬克

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基礎上寫出來的，是朱先生晚年的代表作，都貫穿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形而上學，反對機械唯物論，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絕對化、簡單化和庸俗化的基本精神。翻譯維科的《新科學》則是朱先生最後的一項研究工作，他認為維科的歷史哲學和馬克思主義有密切的批判繼承關係，對於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極為重要，翻譯它就是「為後來者搭橋鋪路」。1983年，他赴香港參加第五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主講《維科的〈新科學〉及其對中西美學的影響》，報告一開始，他就聲明：「我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針對這句話，胡喬木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說：「這可以作為他後半生的定論。」

美究竟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這是五六十年代美學討論的中心問題，它涉及美學的哲學基礎，並關係到如何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在反覆論辯的過程中，朱先生提出了美是主客觀辯證統一的理論，認為美既不是主觀的，也不是客觀的，而是主客觀的統一，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他以梅花為例，說自己以前認為梅花的形象以及它的美都產生於克羅齊所講的直覺，是一種不帶概念或名理思考的單純的美學觀點。學習了馬克思主義，他認為，自然物的梅花只是美的條件，梅花的美不在梅花本身；而梅花給人最初的感覺印象也並不是美，只有當這種感覺印象在人的主觀意識中引起美感活動或藝術加工，形成既反映自然物又反映人的社會生活的梅花形象，這才是主客觀統一的審

美意義上的美。

美是主客觀的統一，這是朱先生晚年美學思想的核心。為了進一步論證，在《談美書簡》中，他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和人的整體性觀點。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給美學帶來的根本變革是從單純的認識觀點轉變到實踐觀點。從實踐觀點出發，文藝也是一種生產勞動，是精神方面的生產勞動。在這種創造性活動中，人發揮自己特有的本質力量來改造自然，同時也使自己得到改造和提高。人與自然互相改造，互相提高，就促進了歷史向前發展。因此心與物不可偏廢，主體（人）與對象（物）是對立統一、相互推進的。他說：「人與自然（包括社會）絕不是兩個互不相干的對立面，而是不斷地互相鬥爭又互相推進的。因此，人之中有自然的影響，自然也體現着人的本質力量，這就是『人化的自然』和『人的對象化』，也就是主客觀統一的基本觀點。」他指出，以往的美學離開了實踐觀點，不是片面唯心，就是片面唯物，只滿足於一些現象的解釋，把有生命的人裁割為知、情、意等若干獨立的部分，不免陷入形而上學的機械論。

《談美書簡》不是抽象的高頭講章，而是理論聯繫實際的產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先生被認定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給關進「牛棚」，受到衝擊和批判，身心備受摧殘。粉碎「四人幫」以後，朱先生覺得自己得到了「第二次解放」，心情很舒暢。有一次我去他家拜訪，他高興地對我說，前不久剛參加了文聯召開的一次會議，聽到了以前

被打成右派的一些青年作家的發言，很受鼓舞。「中國是有希望的，美學是有前途的。」同時，他的心情又沉重而焦急，因為清楚地認識到我國美學還很落後，教條主義、形而上學長期統治着人們的頭腦，而動亂又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敗壞了文風和學風，這一切都嚴重阻礙了我國的社會發展、學術進步和文藝繁榮，亟須撥亂反正。在《談美書簡》中，他衝破「四人幫」在文藝創作和美學中設置的禁區，對人性論、人道主義作了歷史的具體的分析，反對以所謂「階級論」抹殺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的歷史功績，肯定了人情味和共同美感，尖銳批判了所謂「三突出」的謬論。他還對我國學術界長期爭論的一些美學上的關鍵問題，如美的本質、美和美感、美的規律、自然美和藝術美、形象思維、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悲劇和喜劇、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審美的生理基礎、文藝創作中的必然與偶然、文藝與遊戲等問題，從馬克思主義出發作了深入的探討，旗幟鮮明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提出了一些以前不能講也不敢講的看法。

在《談美書簡》中，朱先生以親身的經驗，談到了許多治學為人的道理。對於怎樣開展學術工作，他教導說：「我們幹的是科學工作，是一項必須實事求是、玩弄不得一點虛假的艱苦工作，既要有清醒的頭腦和堅定的恆心，也要有排除一切阻礙和干擾的勇氣……是數數衍衍、蠅營苟苟地混過一生呢，還是下定決心，做一點有益於人類文化的工作呢？立志要研究任何一門科學的人首先都要端正人生

態度，認清方向，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一切不老實的人做任何需要實事求是的科學工作都不會走上正路的。」文品表現人品，治學態度歸根到底是個人生態度問題。這是朱先生一以貫之的為學之道。

在和朱先生多年的交往中，我則深切地感受到老一代知識分子身上的優良品質和大家風範，並親身體驗到朱先生對青年晚輩的殷切期望和無私厚愛。他曾多次對我論及治學，他反覆強調，學美學首先要學好馬列主義，並要在「弄通」和「消化」上下狠工夫，否則容易犯絕對化、公式化和概念化的錯誤。同時他又指出，只學馬列主義也不行，搞美學的人還要學一些文學、藝術、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莫做「空頭美學家」。有一次我對朱先生說深感自己對中國歷史缺乏知識，他聽了便搬出一套《九朝紀事本末》對我說：「這套書送給你，你可以看看。我們研究西方美學也不能不了解中國歷史，學美學也要古今中外貫通。」他還經常開導說，治學要克服惰性，要有「源頭活水」。「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朱熹的這首詩他十分喜愛，經常向人吟誦，題贈互勉。另外他還強調，學術研究一定要攻破外語難關，放眼世界，爭取掌握世界上最新乃至最重大的資料，而絕不能閉關自守，坐井觀天。1982年我赴德國進修，他為我寫了推薦信，並送我一本他剛剛譯成出版的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冊，在扉頁上題寫鼓勵我學好德語的箴言。對待青年，他就是這樣滿腔熱情，誨人不倦，並大

力扶助新生力量的成長。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任何學術著作都不可能盡善盡美，都難免歷史的局限。對於朱先生的學術思想，至今還有一些不同的意見。但是，他在《談美書簡》中總結出來的從唯心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學術道路，正是我國老一輩優秀的知識分子所走過的道路；他晚年的美學觀點是在鑽研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提出的，這也是事實。然而，誠如 1982 年朱先生自題《談美書簡》：「美學這塊小苗圃，暮年心血的經營。異時有幸重遊目，是蘭桂還是荊榛？長江後浪推前浪，翻新自有後來人。」翻新自有後來人，正是為後來人鋪路搭橋的這位老一代美學家的殷切希望。

李醒塵

談美書簡

語重心長的美學諍言 李醒塵 ...5

- | | |
|----|-------------------------|
| 一 | 代前言：怎樣學美學？ ...15 |
| 二 | 從現實生活出發還是從抽象概念出發？ ...23 |
| 三 | 談人 ...32 |
| 四 | 關於馬克思主義與美學的一些誤解 ...41 |
| 五 | 藝術是一種生產勞動 ...49 |
| 六 | 衝破文藝創作和美學中的一些禁區 ...62 |
| 七 | 從生理學觀點談美與美感 ...73 |
| 八 | 形象思維與文藝的思想性 ...84 |
| 九 | 文學作為語言藝術的獨特地位 ...96 |
| 十 | 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 ...106 |
| 十一 | 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118 |
| 十二 | 審美範疇中的悲劇性和喜劇性 ...128 |
| 十三 | 結束語：「還須弦外有餘音」...138 |
-

代前言：怎樣學美學？

朋友們：

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七年，我有十多年沒有和你們互通消息了。「四人幫」反黨集團被一舉粉碎之後，我才得到第二次解放，懷着舒暢的心情和老馬伏櫪的壯志，重理美學舊業，在報刊上發表了幾篇文章。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們才知道我這個本當「就木」的老漢居然還在人間，紛紛來信向我提出一些關於學習美學中所遇到的問題，使我頗有應接不暇之勢。能抽暇回答的我就回答了，大多數卻還來不及回答。我的健康狀況，賴經常堅持鍛煉，還不算太壞，但今年已八十二歲，畢竟衰老了，而且肩上負擔還相當重，要校改一些譯稿和文稿，帶了兩名西方文藝批評史方面的研究生，自己也還在繼續學習和研究，此外因為住在首都，還有些要參加的社會活動，夠得上說「忙」了。所以來信多不能盡回，對我是一個很大的精神負擔。朋友們的不恥下問的盛情都很可感，我怎麼能置之不理呢？都理

吧，確實有困難，如何是好呢？

不久前，社會科學院外文所在廣州召開了工作規劃會議。在會議中碰見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同志，談起我在解放前寫的一本《談美——給青年的第十三封信》，認為文字通俗易懂，頗合初學美學的青年們的需要，於是向我建議另寫一部新的《談美》，在這些年來不斷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對美學上一些關鍵性的問題談點新的認識。聽到這個建議，我「靈機一動」，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讓我給來信未覆的朋友們作一次總的回答，比草草作覆或許可以談得詳細一點。而且到了這樣大年紀了，也該清理一下過去發表的美學言論，看看其中有哪些是放毒，有哪些還可繼續商討。放下這個包袱之後，才可輕裝上路，去見馬克思。這不免使我想起孟子說過的一個故事：從前有一位馮婦力能搏虎，搏過一次虎，下次又遇到一隻虎，他又「攘臂下車」去搏，旁觀的士大夫們都恥笑馮婦「不知止」。現在我就冒蒙士大夫恥笑的危險，也做一回馮婦吧。

朋友們提的問題很多。最普遍的是：怎樣學美學？該具備哪些條件？用甚麼方法？此外當然還有就具體美學問題徵求意見的。例如說：「你過去在美學討論中堅持所謂『主客觀統一』，還宣揚甚麼『直覺說』『距離說』『移情說』之類『主觀唯心主義貨色』，經過那麼久的批判，是否現在又要『翻案』或『回潮』呢？」

這類問題在以後信中當相機談到，現在先談較普遍的

一個問題：怎樣學美學？

西方有一句諺語：「條條大路通羅馬」，足見通羅馬的路並非只有一條。各人資稟不同，環境不同，工作任務的性質不同，就難免要走不同的道路。學美學也是如此，沒有哪一條是學好美學的唯一的。我只能勸諸位少走彎路，千萬不要走上邪路。「四人幫」在文藝界進行法西斯專政時，我們都親眼看到一些人在買空賣空，弄虛作假，公式隨便套，帽子滿天飛，或者隨風轉舵，哪裡可謀高官厚祿，就拼命往哪裡鑽，不知人間有羞恥事。這是一條很不正派的邪路，不能再走了。再走就不但要斷送個人的前途，而且要耽誤我們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大業。

我們幹的是科學工作，是一項必須實事求是、玩弄不得一點虛假的艱苦工作，既要有清醒的頭腦和堅定的恆心，也要有排除一切阻礙和干擾的勇氣。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末尾曾教導我們說：「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到這裡人們就應該排除一切疑慮；這個領域裡不容許有絲毫畏懼！』」¹ 歸根到底，這要涉及人生態度，是敷衍、蠅營苟苟地混過一生呢，還是下定決心，做一點有益於人類文化的工作呢？立志要研究任何一門科學的人首先都要端正人生態度，認清方向，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一切不老實的人做任何需要實事求是的科學工作都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5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這裡但丁《神曲·地獄篇》題在地獄門楣上的兩句詩，譯文略有改動。

不會走上正路的。

正路並不一定就是一條平平坦坦的直路，難免有些曲折和崎嶇險阻，要繞一些彎，甚至難免誤入歧途。哪個重要的科學實驗一次就能成功呢？「失敗者成功之母」。失敗的教訓一般比成功的經驗更有益。現在是和諸位談心，我不妨約略談一下自己在美學這條路上是怎樣走過來的。我在一九三六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的《文藝心理學》裡曾寫過這樣一段「自白」：

從前我決沒有夢想到我有一天會走到美學的上去。我前後在幾個大學裡做過十四年的大學生，學過許多不相干的功課，解剖過鯊魚，製造過染色切片，讀過藝術史，學過符號邏輯，用過薰煙鼓和電氣反應儀器測驗過心理反應，可是我從來沒有上過一次美學課。我原來的興趣中心第一是文學，其次是心理學，第三是哲學。因為歡喜文學，我被逼到研究批評的標準，藝術與人生，藝術與自然，內容與形式，語文與思想等問題；因為歡喜心理學，我被逼到研究想像與情感的關係，創造和欣賞的心理活動，以及文藝趣味上的個別差異；因為歡喜哲學，我被逼到研究康德、黑格爾和克羅齊諸人的美學著作。這樣一來，美學便成為我所歡喜的幾種學問的聯絡線索了。我現在相信：研究文學、藝術、心理學和哲學的人們如果忽略美學，那是一個很大的欠缺。

事隔四五十年，現在翻看這段自白，覺得大體上是符合事實的，只是最後一句話還只顧到一面而沒有顧到另一面。我現在（四五十年後的今天）相信：研究美學的人如果不學一點文學、藝術、心理學、歷史和哲學，那會是一個更大的欠缺。

為甚麼要作這點補充呢？因為近幾十年我碰見過不少的不學文學、藝術、心理學、歷史和哲學，也並沒有認真搞過美學的文藝理論「專家」，這些「專家」的「理論」既沒有文藝創作和欣賞的基礎，又沒有心理學、歷史和哲學的基礎，那就難免要套公式，玩弄抽象概念，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以訛傳訛。這不但要坑害自己，而且還會在愛好文藝和美學的青年朋友們中造成難以估計的不良影響，現在看來還要費大力，而且主要還要靠有覺悟的青年朋友們自己來消除這種影響。但我是樂觀的，深信美學和其他科學一樣，終有一天要走上正軌，這是人心所向，歷史大勢所趨。

我自己在學習美學過程中也走過一些彎路和錯路。解放前幾十年中我一直在東奔西竄，學了一些對美學用處不大的學科。例如在羅素的影響之下我認真地學過英、意、德、法幾個流派的符號邏輯，還寫過一部介紹性的小冊子，稿子交給商務印書館，在抗日戰爭早期遭火燒掉了。在弗洛伊德的影響之下，我費過不少精力研究過變態心理學和精神病治療，還寫過一部《變態心理學》（商務印書館出版）和一部《變態心理學派別》（開明書店出版）。在抗日戰爭

時期，我心情沉悶，在老友熊十力先生影響之下，讀過不少的佛典，認真鑽研過「成唯識論」，還看了一些醫書和談碑帖的書，可謂夠「雜」了。

此外，我還有一個壞習慣：學到點甚麼，馬上就想拿來販賣。我的一些主要著作如《文藝心理學》、《談美》、《詩論》和英文論文《悲劇心理學》之類都是在學生時代寫的。當時作為窮學生，我的動機確實有很大一部分是追求名利。不過這種邊買邊賣的辦法也不是完全沒有益處。為着寫，學習就得認真些，要就所學習的問題多費些心思來把原書吃透，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斟酌表達的方式。我發現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方式和思想訓練。問題出在我學習得太少了，寫得太多太雜了。假如我不那樣東奔西竄，在專和精上多下些工夫，效果也許較好些。「事後聰明」，不免有些追悔。所以每逢青年朋友們問我怎樣學美學時，我總是勸他們切記毛澤東同志集中精力打殲滅戰和先攻主要矛盾的教導。一個戰役接着一個戰役打，不要東奔西竄，浪費精力。就今天多數青年人來說，目前主要矛盾在資料太少，見聞太狹窄，老是抱着幾本「理論專家」的小冊子轉，一定轉不出甚麼名堂來。學通一兩種外語可以勉強看外文書籍了，就可以陸續試譯幾種美學名著。翻譯也是學好外文的途徑之一。讀了幾部美學名著，掌握了必要的資料，就可以開始就專題學習寫出自己的心得。選題一定要針對我國當前的文藝動態及其所引起的大家都想解決的問題。例如毛澤東同志給陳毅同志的一封談詩的信發表之後，全

國展開了關於「形象思維」的討論。這確實是美學中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你從事美學，能不聞不問嗎？不聞不問，你怎能使美學為現實社會服務呢？你自己怎能得到集思廣益和百家爭鳴的好處呢？為着弄清「形象思維」問題，你就得多讀些有關的資料和書籍，多聽些群眾的意見，逐漸改正自己的初步想法，從而逐漸深入到問題的核心，逐漸提高自己的認識能力和思考能力。這樣學美學，我認為比較踏實些。我希望青年朋友們不要再蹈我的覆轍，輕易動手寫甚麼美學史。美學史或文學史好比導遊書，你替旁人導遊而自己卻不曾遊過，就難免道聽途說，養成武斷和不老實的習慣，不但對美學無補，而且對文風和學風都要起敗壞作用。

在我所走過的彎路和錯路之中，後果最壞的還是由於很晚才接觸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長期陷在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泥淖中。解放後，特別在五十年代全國範圍的美學批判和討論中，我才開始認真地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從而逐漸認識到自己過去的一些美學觀點的錯誤。學習逐漸深入，我也逐漸認識到真正掌握和運用馬列主義並不是一件易事。如果把它看成易事，就必然有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危險。我還逐漸認識到歷史上一些唯心主義的美學大師，從柏拉圖、普洛丁到康德和黑格爾，都還應一分为二地看，在美學領域裡他們畢竟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一點認識使我進一步懂得了文化批判繼承的道理和鑽研馬列主義的重要性。所以我在指導我的研究生

目錄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序 夏丏尊 ...151

一 談讀書 ...155

二 談動 ...162

三 談靜 ...166

四 談中學生與社會運動 ...171

五 談十字街頭 ...176

六 談多元宇宙 ...181

七 談升學與選課 ...187

八 談作文 ...193

九 談情與理 ...198

十 談擺脫 ...208

十一 談在盧佛爾宮所得的一個感想 ...213

十二 談人生與我 ...219

附錄一 無言之美 ...225

附錄二 悼夏孟剛 ...238

代跋 「再說一句話」...243

序

這十二封信是朱孟實先生從海外寄來分期在我們同人雜誌《一般》上登載過的。《一般》的目的，原思以一般人為對象，從實際生活出發來介紹些學術思想。數年以來，同人都曾依了這目標分頭努力。可是如今看來，最好的收穫第一要算這十二封信。

這十二封信以有中學程度的青年為對象。並未曾指定某一受信人的姓名，只要是中學程度的青年，就誰都是受信人，誰都應該一讀這十二封信。這十二封信，實是作者遠從海外送給國內青年的很好的禮物。作者曾在國內擔任中等教師有年，他那篤熱的情感，溫文的態度，豐富的學殖，無一不使和他接近的青年感服。他的赴歐洲，目的也就在謀中等教育的改進。作者實是一個終身願與青年為友的志士。信中首稱「朋友」，末署「你的朋友」，在深知作者的性行的我看來，這稱呼是籠有真實的感情的，決不只是通常的習用套語。

各信以青年們所正在關心或應該關心的事項為話題，作者雖隨了各話題抒述其意見，統觀全體，卻似乎也有一

貫的出發點可尋。就是勸青年眼光要深沉，要從根本上做功夫，要顧到自己，勿隨了世俗圖近利。作者用了這態度談讀書，談作文，談社會運動，談愛戀，談升學選科，等等。無論在哪一封信上，字裡行間，都可看出這忠告來。其中如在《談在盧佛爾宮所得的一個感想》一信裡，作者且鄭重地把這態度特別標出了說：「假如我的十二封信對於現代青年能發生毫末的影響，我尤其虔心默祝這封信所宣傳的超『效率』的估定價值的標準能印入個個讀者的心孔裡去；因為我所知道的學生們、學者們和革命家們都太貪容易，太浮淺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太類似美國旅行家看《蒙娜·麗莎》了。」

「超效率！」這話在急功近利的世人看來，也許要驚為太高蹈的論調了。但一味亞於效率，結果就會流於淺薄粗疏，無可救藥。中國人在全世界是被推為最重實用的民族的，凡事都懷一個極近視的目標：娶妻是為了生子，養兒是為了防老，行善是為了福報，讀書是為了做官，不稱入基督教的為基督教信者而稱為「吃基督教」的，不稱投身國事的軍士為軍人而稱為「吃糧」的，流弊所至，在中國，甚麼都只是吃飯的工具，甚麼都實用，因之，就甚麼都淺薄。試就學校教育的現狀看罷：壞的呢，教師目的但在地位、薪水，學生目的但在文憑資格；較好的呢，教師想把學生嵌入某種預定的鑄型去，學生想怎樣揣摩世尚畢業後去問世謀事。在真正的教育面前，總之都免不掉淺薄粗疏。效率原是要顧的，但只顧效率，究竟是蠢事。青年為國家社

會的生力軍，如果不從根本上培養能力，凡事近視，貪浮淺的近利，一味襲蹈時下陋習，結果縱不至於「一蟹不如一蟹」，亦止是一蟹仍如一蟹而已。國家社會還有甚麼希望可說。

「太貪容易，太浮淺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作者對於現代青年的毛病，曾這樣慨乎言之。徵之現狀，不禁同感。作者去國已好幾年了，依據消息，尚能分明地記得起青年的病象，則青年的受病之重，也就可知。

這十二封信啊，願對於現在的青年，有些力量！

夏丏尊

1929 年元旦書於白馬湖平屋

談讀書

朋友：

中學課程很多，你自然沒有許多時間去讀課外書。但是你試撫心自問：你每天真抽不出一點鐘或半點鐘的工夫麼？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點鐘，你每天至少可以讀三四頁，每月可以讀一百頁，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讀四五本書了。何況你在假期中每天斷不會只能讀三四頁呢？你能否在課外讀書，不是你有沒有時間的問題，是你有沒有決心的問題。

世間有許多人比你忙得多。許多人的學問都在忙中做成的。美國有一位文學家、科學家和革命家富蘭克林，幼時在印刷局裡做小工，他的書都是在做工時抽暇讀的。不必遠說，你應該還記得，國父孫中山先生，難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席不暇暖的老人家還要忙些麼？他生平無論忙到甚麼地步，沒有一天不偷暇讀幾頁書。你只要看他的《建國方略》和《孫文學說》，你便知道他不僅是一個政治家，

而且還是一個學者。不讀書講革命，不知道「光」的所在，只是竄頭亂撞，終難成功。這個道理，孫先生懂得最清楚的，所以他的學說特別重「知」。

人類學問逐天進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後，這固不消說。尤其要緊的是養成讀書的習慣，是在學問中尋出一種興趣。你如果沒有一種正常嗜好，沒有一種在閒暇時可以寄託你的心神的東西，將來離開學校去做事，說不定要被惡習慣引誘。你不看見現在許多又麻雀抽鴉片的官僚們紳商們乃至於教員們，不大半由學生出身麼？你慢些鄙視他們，臨到你來，再看看你的成就罷！但是你如果在讀書中尋出一種趣味，你將來抵抗引誘的能力比別人定要大些。這種興趣你現在不能尋出，將來永不會尋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現在已比不上三五歲的小孩子那樣好奇、那樣興味淋漓了。你長大一歲，你感覺興味的銳敏力便須遲鈍一分。達爾文在自傳裡曾經說過，他幼時頗好文學和音樂，壯時因為研究生物學，把文學和音樂都丟開了，到老來他再想拿詩歌來消遣，便尋不出趣味來了。興味要在青年時設法培養，過了正常時節，便會萎謝。比方打網球，你在中學時歡喜打，你到老都歡喜打。假如你在中學時代錯過機會，後來要發願去學，比登天邊要難十倍。養成讀書習慣也是這樣。

你也許說，你在學校裡終日念講義看課本就是讀書麼？講義課本着意在平均發展基本知識，固亦不可不讀。但是你如果以為念講義看課本，便盡讀書之能事，就是大

錯特錯。第一，學校功課門類雖多，而範圍究極窄狹。你的天才也許與學校所有功課都不相近，自己在課外研究，去發見自己性之所近的學問。再比方你對於某種功課不感興趣，這也許並非由於性不相近，只是規定課本不合你的口胃。你如果能自己在課外發見好書籍，你對於那種功課的興趣也許就因而濃厚起來了。第二，念講義看課本，免不掉若干拘束，想藉此培養興趣，頗是難事。比方有一本小說，平時自由拿來消遣，覺得多麼有趣，一旦把它拿來當課本讀，用預備考試的方法去讀，便不免索然寡味了。興趣要逍遙自在地不受拘束地發展，所以為培養讀書興趣起見，應該從讀課外書入手。

書是讀不盡的，就讀盡也是無用，許多書沒有一讀的價值。你多讀一本沒有價值的書，便喪失可讀一本有價值的書的時間和精力，所以你須慎加選擇。你自己自然不會選擇，須去就教於批評家和專門學者。我不能告訴你必讀的書，我能告訴你不必讀的書。許多人曾抱定宗旨不讀現代出版的新書。因為許多流行的新書只是迎合一時社會心理，實在毫無價值，經過時代淘汰而巍然獨存的書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讀一遍兩遍以至於無數遍。我不敢勸你完全不讀新書，我卻希望你特別注意這一點，因為現代青年頗有非新書不讀的風氣。別的事都可以學時髦，惟有讀書做學問不能學時髦。我所指不必讀的書，不是新書，是談書的書，是值不得讀第二遍的書。走進一個圖書館，你儘管看見千卷萬卷的紙本子，其中真正能夠稱為「書」的恐怕難

上十卷百卷。你應該讀的只是這十卷百卷的書。在這些書中間，你不但可以得較真確的知識，而且可以於無形中吸收大學者治學的精神和方法。這些書才能撼動你的心靈，激動你的思考。其他像「文學大綱」、「科學大綱」以及雜誌報章上的書評，實在都不能供你受用。你與其讀千卷萬卷的詩集，不如讀一部《國風》或《古詩十九首》，你與其談千卷萬卷希臘哲學的書籍，不如讀一部柏拉圖的《理想國》。

你也許要問我像我們中學生究竟應該讀些甚麼書呢？這個問題可是不易回答。你大約還記得《北平京報》副刊曾徵求「青年必讀書十種」，結果有些人所舉十種盡是幾何代數，有些人所舉十種盡是《史記》、《漢書》。這在旁人看起來似近於滑稽，而應徵的人卻各抱有一番大道理。本來這種徵求的本意，求以一個人的標準做一切人的標準，好像我只喜歡吃麵，你就不能吃米，完全是一種錯誤見解。各人的天資、興趣、環境、職業不同，你怎麼能定出萬應靈丹似的十種書，供天下無量數青年讀之都能感覺同樣趣味，發生同樣效力？

我為了寫這封信給你，特地去調查了幾個英國公共圖書館。他們的青年讀物部最流行的書可以分為四類：（一）冒險小說和遊記，（二）神話和寓言，（三）生物故事，（四）名人傳記和愛國小說。就中代表的書籍是凡爾納的《八十天環遊地球》（*Jules Verne,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和《海底二萬里》（*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Defoe,*

Robinson Crusoe), 大仲馬的《三劍客》(*A. Dumas, Three Musketeers*), 霍桑的《奇書》和《丹谷閒話》(*Hawthorne, Wonder Book and Tangle Wood Tales*), 金斯利的《希臘英雄傳》(*Kingsley, Heroes*), 法布爾的《鳥獸故事》(*Fabre, Storybook of Birds and Beasts*), 安徒生的《童話》(*Andersen, Fairy Tales*), 騷塞的《納爾遜傳》(*Southey, Life of Nelson*), 房龍的《人類故事》(*Vanloon, The Story of Mankind*)之類。這些書在國外雖流行, 給中國青年讀, 卻不十分相宜。中國學生們大半是少年老成, 在中學時代就歡喜像煞有介事的談一點學理。他們——你和我自然都在內——不僅歡喜談談文學, 還要研究社會問題, 甚至於哲學問題。這既是一種自然傾向, 也就不能漠視, 我個人的見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歲以後的教育宜注重發達理解, 十五六歲以前的教育宜注重發達想像。所以初中的學生們宜多讀想像的文字, 高中的學生才應該讀含有學理的文字。

談到這裡, 我還沒有答覆應讀何書的問題。老實說, 我沒有能力答覆, 我自己便沒曾讀過幾本「青年必讀書」, 老早就讀些壯年必讀書。比方在中國書裡, 我最歡喜《國風》、《莊子》、《楚辭》、《史記》、《古詩源》、《文選》中的書箋、《世說新語》、《陶淵明集》、《李太白集》、《花間集》、張惠言《詞選》、《紅樓夢》, 等等。在外國書裡, 我最歡喜濟慈(Keats)、雪萊(Shelley)、柯爾律治(Coleridge)、布朗寧(Browning)諸人的詩集,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的七悲劇，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Shakespeare, *Hamlet*)、《李爾王》(*King Lear*)和《奧瑟羅》(*Othello*)，歌德的《浮士德》(*Goethe, Faust*)，易卜生(Ibsen)的戲劇集，屠格涅夫(Turgenev)的《處女地》(*Virgin Soil*)和《父與子》(*Fathers and Children*)，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Flaubert, Madame Bovary*)，莫泊桑(Maupassant)的小說集，小泉八雲(Koizumi Yakumo，原名 Lafcadio Hearn)關於日本的著作，等等。如果我應《北平京報》副刊的徵求，也許把這些古董洋貨捧上，湊成「青年必讀書十種」。但是我知道這是荒謬絕倫。所以我現在不敢答覆你應讀何書的問題。你如果要知道，你應該去請教你所知的專門學者，請他們各就自己所學範圍以內指定三兩種青年可讀的書。你如果請一個人替你面面俱到的設想，比方他是學文學的人，他也許明知青年必讀書應含有社會問題科學常識等等，而自己又沒甚把握，姑且就他所知的一兩種拉來湊數，你就像問道於盲了。同時，你要知道讀書好比探險，也不能全靠別人指導，你自己也須得費些功夫去搜求。我從來沒有聽見有人按照別人替他定的「青年必讀書十種」或「世界名著百種」讀下去，便成就一個學者。別人只能介紹，抉擇還要靠你自己。

關於讀書方法。我不能多說，只有兩點須在此約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讀的書至少須讀兩遍。第一遍須快讀，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與特色。第二遍須慢讀，須以批評態

度衡量書的內容。第二，讀過一本書，須筆記綱要和精彩的地方和你自己的意見。記筆記不特可以幫助你記憶，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細，刺激你思考。記着這兩點，其他瑣細方法使用不着說。各人天資習慣不同，你用那種方法收效較大，我用那種方法收效較大，不是一概論的。你自己終久會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別人決不能給你一個方單，使你可以「依法炮製」。

你嫌這封信太冗長了罷？下次談別的問題，我當力求簡短。再會！

你的朋友

孟實